

银龄
专刊

难忘儿时“六一”纸船

彭庆东

人生有许多细碎的童年记忆，上小学后的第一个“六一”，我就光荣地戴上红领巾，成了一名少先队员。那时的儿童节，没有奶油蛋糕、五彩盲盒，更没有电视、手机。属于我们儿童节的快乐，是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教室，是胸前佩戴着的崭新鲜艳的红领巾，是年少心底最澄澈的欢喜与荣光。

为欢庆这个专属节日，老师特意带我们外出游玩，要求我们提前自己动手折一只小纸船，在上面写下长大的梦想。

折好纸船，我静静思索未来。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，母亲上过扫盲班，父母时常叮嘱我要好好念书。于是，我郑重写下：做一个念书人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满心虔诚。同学们有的想当医生、工人、木匠，还有的画上一支长枪，立志当兵卫国。大家的理想，大多都和父母的职业有关。

“六一”当天，班长高举少先队队旗，我们手捧折好的小纸船，排着队跟着老师，向城外的汾河走去。学校离汾河不远，那时河道纵横，支流交错，河水缓缓流淌，满是乡间清幽气息。

来到一处河湾边，老师停下脚步问大家是否都写好了理想。我们齐声响亮应答着。老师笑着说：“把纸船放进河里，让流水载着我们的梦想漂向远方”。我们小心翼翼把小纸船放入水中，纸船随波起伏，悠悠向远方漂去。起初，我们围在河边指

点张望，追着流水奔跑，渐渐地纸船越漂越远，慢慢消失在河面。我们望着流水，静静伫立，心中满是不舍与憧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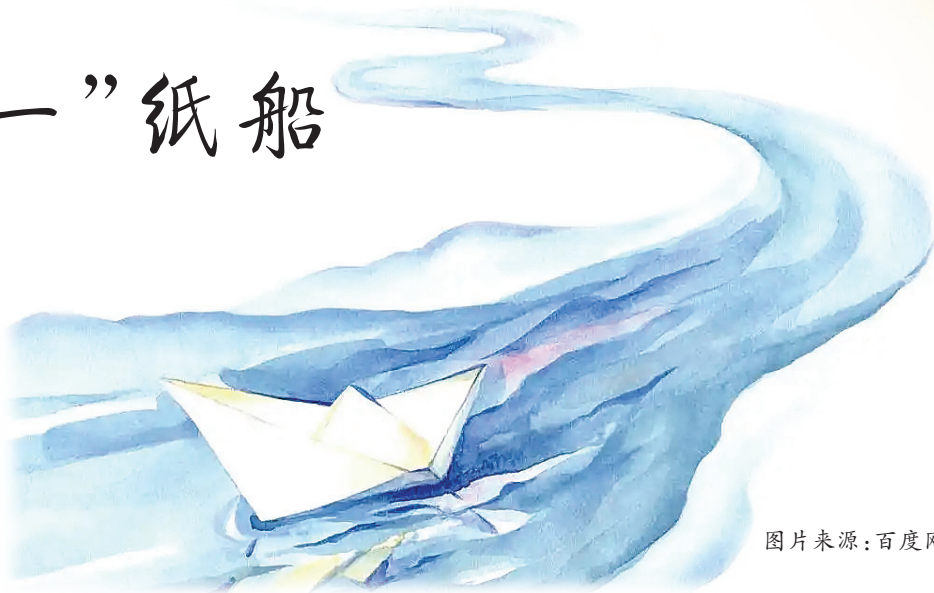
老师面带温柔笑意，像在目送我们年少的梦想扬帆起航。我鼓起勇气问老师：“纸船会漂到哪里？”老师告诉我们：“会顺着汾河汇入黄河、长江，最终奔向辽阔大海。”那一刻，我们初识了祖国的两条母亲河，心中悄然生出对山河家国的懵懂热爱。

我又追问：“等我们长大了，还能找回自己的那只小纸船吗？”老师说：“只要勤奋努力、坚守初心、实现理想，就一定能找回属于自己的那只小船，兑现年少心愿。”我们信以为真，默默期盼着长大圆梦的那一天。

岁月匆匆几十年，我勤勉求学，大学毕业后先走上讲台教书育人，后来转入机关担任文秘，在不同岗位踏实耕耘、从容胜任。回望来路，我才恍然发觉，自己早已一步步靠近童年那只远去的小纸船，儿时“做一个念书人”的初心，依旧清晰，从未改变。

经年往复，每每回望童年，那个意义非凡的“六一”、那只顺水漂流的小纸船总会浮现在眼前。我深深感念当年的那位老师，她用心、用情，以这般浪漫别致的方式，为我们种下理想的种子，让年少的我们懂得立志、懂得坚守、懂得为梦想奋力前行。

那个“六一”，那只小纸船，承载着我童年最纯真的梦想，也留给了我一生绵长难忘的怀念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画笔载乡愁

王彦平

人到退休，才忽然懂了乡愁。年轻时只顾往前奔，总觉得故乡是身后的影子，不必频频回望。等到日子慢下来、心也静下来，才发现，最牵挂的，还是那片回不去的故土。于是，我拿起了画笔，想用一方宣纸、几管颜料，把远方的故乡一点点画回眼前。

初学之时，画技实在笨拙。画老屋，像豆腐块上开了个门；画老榆树，生生画成了一朵西蓝花。老伴端详了一会儿说：“你确定这不是抽象派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未来风格”。我就这么涂鸦似的画着，渐渐地还真琢磨出点门道来。

画着画着，我忽然懂得：画笔更有力量。画笔一挥，瞬间就回到落英缤纷的村口。春天画麦苗青青，夏天画田埂交错，秋天画红枣挂满枝头，冬天画炊烟袅袅升上天空。我画故乡的雪，情意真挚；画故乡的日出，满心热忱。

在我的画里，犁地的老李头腰板挺直，宛若跳舞；村口晒太阳的大黄狗，活像一头雄狮；推铁环的小伙伴，憨态可掬。可奇怪的是，没人说我画得不像。老李头看了说：“我这腰板有这么直吗？”我说：“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更高于生活。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镶过的门牙，朴实又温暖。后

来我才真正明白：我画的不是风景，而是满腔热忱。

乡愁是什么？于我而言，就像家里腌的咸菜，闻着酸，吃着香，吃过还念念不忘。换个地方、换个人腌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我的画亦是如此，技法或许粗糙，可那独属于故乡的、亲切的“老味道”。

如今画作越积越多，书房快塞不下了。有人劝我装裱，我说不值得。但偶尔挑几张挂在书房，每天看一看。看青砖灰瓦、看小桥流水、看父老乡亲在田间忙碌，那身影，像城市里匆匆的脚步，又像五线谱上灵动的音符。有时画至深夜，窗外月光银银，窗内是我一个人的故乡。一支秃笔，几管颜料，硬生生把千里之外的故土搬到了眼前。那些以为弄丢了的童年，被一笔一画，慢慢找了回来。所以不必问，为何退休才学画。年少时学，画不出这滋味。你得身在异乡，心念故乡，饱受生活磨砺。唯有如此，画笔方能长于指尖，刻入心田。

如今，我仍是那个画技平平的老人，但我有时间，有故事，有对故乡沉甸甸的爱。

一支画笔，背着故乡到处跑。心有所寄，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是家。

老物件

母亲的缝纫岁月

成石
文图

母亲是裁缝，裁缝必须有缝纫机，母亲就有一台上海惠工缝纫机制造厂生产的“标准”牌缝纫机，缝纫机的标牌上还是繁体字，已有70多年了。

早些年，我家居住在五福庵巷，附近有一家做衣服的缝纫厂，母亲就到那家缝纫厂学裁缝做衣服。母亲心灵手巧，很快掌握了缝纫技术，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
父亲在太钢焦化厂工作，因上班路远，



1953年，我家搬到尖草坪的太钢宿舍居住。搬家后，父亲上班近了，母亲上班却远了，只好辞了缝纫厂的工作，买了这台“标准”牌缝纫机，在家里给别人做衣服。

一天，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女干部来找母亲做衣服。衣服做好后，那位女干部对母亲的手艺赞不绝口。闲谈间，她告诉母亲：“街道准备开办缝纫速成培训班，专门帮助职工家属学一门手艺，自力更生，想请母亲去当缝纫老师。”母亲连忙推辞：“我没读过书，不识字，怎么当老师？”女干部说：“赵师傅，您虽然不识字，可您会做衣服，这就是真本事，您完全能当老师。”母亲第一次被称为老师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识字还当老师，岂不让人笑话。”那干部却说：“您有技术，能带姐妹们学手艺，是一件好事，谁会笑话您？”还嘱咐母亲，先在宿舍附近招收学员，就近开班教学。

就这样，不识字的母亲当上了街道缝纫老师。母亲常自嘲，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，硬着头皮也要担起这份差事。母亲先在宿舍招了6位邻居姐妹，大家听说要跟着母亲学裁缝，满心欢喜地说：“我们早就想跟您学缝纫技术哩！”

一个月后，街道举办的缝纫速成培训班

成立了，共招收了30余名家庭妇女。两位老师在黑板上讲解缝纫知识与剪裁要领。母亲则手把手地教学员们学习缝纫技术。培训班只有两台缝纫机，不够用，母亲便主动把家中的缝纫机抬到班里，供学员们学习使用。母亲朴实热心的举动，受到办事处领导的表扬和学员们的好评。

三个月的缝纫速成培训很快结束，在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下，学员们初步掌握了缝纫技术，为以后裁剪衣服奠定了基础。培训班结业后，不少学员遇到裁剪做衣的难题，还常来家里请教母亲。母亲从不嫌麻烦，一遍遍示范、讲解，直到学员学会为止。

从那以后，母亲就在家给邻居们做衣服了。做衣服总要收费的，母亲一般收费不高，只收三五块钱。遇到家境困难、日子窘迫的邻居，母亲就收几毛钱的针线本钱。有的邻居找母亲改衣服，都是免费的。因此，母亲在宿舍做裁缝的口碑很好。这台缝纫机也一直陪伴她到老年。

如今，我一直收藏着母亲用过的这台“标准”牌缝纫机，一看到这台缝纫机，就仿佛看到母亲辛勤的缝纫岁月，也承载着我母亲深深的思念。